凡人

暖与念

□ 叶晓平

办公室的空调拂着微凉,我摊开褐黄页边的《浙江省新登中学校志》—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初中毕业生名录里,母亲的名字规规矩矩嵌在中间。论文化,她比连高级小学都没毕业的父亲高些,可真正刻在我心里的,是爷爷的认可。爷爷在村里德高望重,话少又严苛,从不对人轻易称赞,却常跟亲戚提"她会当家",这五个字在我们心里,重得像块金。

那时爷爷早和我们分家,他与父亲都寡言,碰面多是默默点头。我们家是村里最穷的,原是六姐妹,一个夭折后习惯说五姐妹。母亲文弱,提桶水都要缓半分,却凭着韧劲儿撑住漏风的家:五个孩子没饿着冻着,全送进学堂;粗布衣服洗得发白仍叠得整齐,糙米饭蒸得松软,冬腌的萝卜干、梅干菜切得碎碎的,炒时多放半勺猪油,把苦日子熬出了甜。

母亲最会用普通食材做出好味道:烧番薯火候掐得准,外皮不焦、内里不夹生,吃着绵密带甜;蒸南瓜软嫩不烂,留住本身清甜;过年食材少,她裹的粽子米香扎实,包的米果皮薄馅足。连邻居都夸"你家妈做啥都香",其实不过是她对每样食材都上心。

改革开放分田单干后,田里浇水没人管。父亲怕电不敢碰电闸,妇女们或嫌累或不懂,五十多岁的母亲却揣着常识去田埂:选水管、接电闸、调水流,蹲在田边慢慢摆弄,硬是让庄稼从没缺过水——我们的学费、换季衫,全靠这几亩地的收成凑。

那时日子真苦,肉是过年的稀罕物,母亲平时就着萝卜干啃糙饭,连糖都舍不得买,可家里来客,总把最好的拿出来:糙米淘洗三遍蒸软,赶上鸡下蛋就炖蛋羹,再炒把青菜多淋半勺猪油。我总想起村里老人们讲的秀才故事:穷秀才没菜待客,采了刚开的辣椒花炒菜,亲戚却记了一辈子,说"辣椒花过酒,情谊重"——"过酒"是家乡土话,就是书面说的"下酒"。母亲和那秀才一样,手里没什么稀罕物,却把"最好"两个字揉进了每一份招待里。舅舅后来还说,当年去家里吃饭,哪怕糙米饭配青菜,心里都暖,知道她掏了心。

刚参加工作那几年,我去看爷爷,他攥着我手腕说:"年轻人要记两点,不怕吃力,力气做做会来;不怕吃亏,今后日子长。"后来我管食品厂遇难处,想起这话,也想起母亲在田埂、灶台忙活的模样,才懂她的"会当家",从不是只理家务,是能扛事、能分物,还让五个孩子长大读书,这份本事比什么都金贵。

这辈子最难忘小时候去远山砍柴:柴捆滚下来压伤我腿,妹妹报信后,从没上过山的母亲踩着溪边碎石赶来,没喘匀气就把我架背上,攥着我胳膊、扒着树藤稳身形,脚步晃了又晃,后背汗透斜襟衫,喘气像拉风箱,却没哼一声。后来发烧的姐

姐赶来换背,两人蹚溪时互相扶着,默默往前走。

回家后,父亲和叔叔连夜推独轮车送我去东梓关骨伤科医院。土道坑洼,夜里黑,车轮碾石子震得发麻,一出门就断了联系。赶到医院天已亮,第二天才用杉树皮固定好伤处。母亲在家熬了整夜,没一句抱怨,等我们说"没事了"才松口气。我休养时,她三餐端到床边用碗盖捂着,早晚帮我洗脸洗脚,换杉树皮时先查皮肤磨没磨红,半分疏忽都没有。

后来父亲眼疾突发,差点瞎了,我在学校急得睡不着,却没收到家里的信。直到课间收到落款"母字"的信,信封地址一笔不潦草,信纸文字简练,没半句诉苦,只把事说清怕我分心。后来才懂,那时她一边照顾眼疾的父亲——两人依旧没多少话,父亲疼得皱眉只沉默,母亲就默默端药热敷——一边顾田、顾弟弟妹妹,从不让我们多担难

日子好些后,我们想给母亲买新衣,她却只爱穿老式斜襟衫,说"旧衣服洗干净还能穿,买新的干啥?将来烧掉可惜"。轮椅上的五年,她仍顾体面,哪怕动不了、说不出话,也会示意递布巾擦桌面,身上衣服总要求整整齐齐。

母亲遭过两场中风,第一次摔断髋关节,我们送她去新登人民医院做置换手术。住院时她电解质紊乱,神志有时不清,可看到汶川地震新闻,攥着我们的手反复说"得帮一把",还坚持用零花钱捐款。医生护士夸她心善,她只轻轻点头。

最后一次送母亲去新登人民医院,车刚发动, 父亲突然赶出来,就站在离车几米远的地方,向来 沉默的人,那天急得声音都发紧,却说得明明白 白:"别给你妈插管,也别在她身上切得这边一个 口子、那边一个口子。"他站在那儿,身影瘦瘦的, 话没多说,可眼神里的慌和疼,我看得清清楚楚 ——他们这辈子没说过多少情话,却把彼此的疼 惜,都藏在这些实在的叮嘱里。

可那时我忙着办厂,陪她的时间少得可怜。 换病床时抱她,才惊觉她瘦得惊人,一用力没稳住 差点摔着。她没力气说话,只紧紧攥着我胳膊,身 子微微颤。我又慌又疼,满脑子"妈怎么瘦成这样 了",才惊觉连她日渐消瘦都没察觉,连她当年对 我那般细致的十分之一都没做到。

送她走那天中午,阳光照在老房门上,却没了往日的暖。我们回老房整理遗物,打开旧木箱时心头发酸:里面她常穿的斜襟衫洗得发白、袖口磨出细毛边,却依旧平整;没穿过的新衣还挂着,她早备好的身后衣压在最上——她这辈子,总把一切安排妥帖,从不让我们为难。之后去火葬场,看着裹着母亲的火焰,忽然觉得那火格外洁净——那是她要脱离苦日子,好好歇着了。

火化后,我们在骨灰里寻到了她当年固定髋 关节的不锈钢部件。

记忆

恩师如父

□ 叶根娟

初识恩师,在三十五年前。那时,恩师就是一个老头的模样了。我随着父亲从教育局大楼里报到完毕,准备回家,父亲和他打了招呼,平静地攀谈着。我瞧见他额头深深的皱纹,瘪了的腮帮子,没什么好感,无意搭理。他走后,父亲对我说出了他的名字——吴友之。一时令我羞愧难言。他就是我少年时代就爱读的《春江文艺》刊物的作者之一,他的名字其实我已经很熟了。

我在山沟沟里开始了我的教书人生。 在我蹒跚起步的日子里,当时是语文教研员的恩师来听过几堂课。有成功的欢欣, 也有失败的苦痛。有段时间,我觉得自己 在语文教学园地里像一只迷途羔羊。一次 上完公开课,我闷着头骑上车,逃一般出了 学校。在镇上的小吃店里,面条那腾腾的 热气烘到眼睛里,眼泪不由得被呼了出 来。回到学校时,下午的评课已经开始了, 恩师正在台上说话,说我是勇于探索的热 血青年……在恩师的鼓励下,我悟出了教 学中很多本质本真的东西。

工作四年,我离开了山沟沟,来到了新登镇小,而退了休的恩师就在这个学校做教学顾问。我们会合了。我就像向阳花木一般,沐浴在春光里,日常的教学让我感受到无比的欢愉。在忙碌而节奏鲜明的生活中,我迅速成长起来。恩师脸上的皱纹依然很深,腮帮子更瘪了,而那张脸永远充满生气,泛着酡红。在他面前,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孩子。我喜滋滋地讲着教学中的点

滴,他兴致勃勃地听着,眼神里含着父亲般 的期盼和喜悦。

想起恩师来,常常是这样的画面:严寒的冬天里,他穿着棉袄,戴着毛线编织的八角帽,抽着烟,听我说教学上的事。听着听着便站起身来,将左手暖在电热板的报纸下面,右手到烟灰缸上去磕烟灰,一边思索一边微笑,然后随着缭绕的烟圈,吐出几句意味深长的话来。

在我的书桌抽屉里,有许多保存着的教学资料。打开尘封的记忆,看到一叠叠的教案、论文手稿时,常常可以看到恩师的字迹。由于手指肌肉已不那么灵活,他笔下的每一个字、每一个笔画都像蚯蚓一样蜿蜒。恩师在我的一份演讲稿上,批了四个字——无病呻吟。在我的一篇论文手稿的封面,用小楷写了周恩来的诗句:大江歌罢掉头东,邃密群科济世穷。十年面壁图破壁,难酬蹈海亦英雄。我当时并不完全懂得其意,就是现在也不能说得很清楚。也许是恩师借这首诗向我说着求索之路的艰辛,并希望我能无怨无悔地坚持下去吧。

多少年过去,想起恩师的时候,记忆总会在校史馆的画作上停留。那是学校首届艺术节,恩师和我都创作了一幅人物国画。恩师画里的唐代诗人罗隐微微扬起头,发须和冠冕随风而动,眼睛饱含忧伤,似有难尽的深意。我的那幅画上,两个提着鱼篓的惠安小女孩,顽皮地回头笑着。

花草

一串红

□ 李治钢

第一次认识一串红,是在小学上劳动课时的花坛里。老师说掐下花瓣底部,能吸出蜜来。我们一群孩子便围着花丛,手指捏着筒状花瓣轻轻一捋,舌尖立刻触到一丝清甜。那点蜜水少得可怜,却足以让我们为这隐秘的甘甜欢呼雀跃。后来在老屋前的菜畦边又见着,它们被种在黄瓜架下,红得扎眼。父亲说这花泼辣,不用管也能疯长,倒像极了他总挂在嘴边的那句"贱生贱长,活得硬朗"。

杨万里写"红红白白花临水",大约没见过这般执拗的红。一串红从不与桃李争春,总在盛夏时节登场,像赶庙会的戏班子,浓妆艳抹地挤在街角。它们的红不是牡丹的雍容,也不是玫瑰的娇贵,是晒透了的红辣椒那种亮,是晒裂了皮的红瓦那种暖。最妙是花谢时,花瓣卷成小筒,露出里面的黄蕊,像无数支微型唢呐,正对着天空吹奏丰收的调子。

有人嫌它俗艳,说这花太闹腾,登不上大雅之堂。可公园的月季园边,偏要种几畦一串红做陪衬。那些名贵的玫瑰开得倦了,就靠这热烈的红来提神。就像戏台上的主角唱到酣处,总得有锣鼓家伙敲出响动才够滋味。一串红从不在乎自己是配戏的,只管把根往土里扎得深些,再深些,然后一节节往上蹿,每长一寸,就开出一串花来,仿佛在说:"热闹也是本事,红火也是修行。"

去年酷暑,园子里的一串红被热浪打 蔫了,叶片蜷成褐色。妻子要拔掉重栽,我 拦住了。没过几日,竟从枯茎根部冒出新 绿。这花原是有性子的,不似温室里的娇 花弱草,风雨一吹就折了腰。它们懂得藏 锋守拙,把力气攒在根里,等凉雨一唤,又 能爆出满眼的红。

这让我想起巷口修车铺的老张。他的摊位旁总摆着个搪瓷盆,里面种着几株一串红。老张修车时,阳光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,也落在那抹红上,竟有种说不出的和谐。有人问他为何偏种这"俗花",他嘿嘿一笑:"它跟我一样,皮实。"可不是么,风里来雨里去,不抱怨,不张扬,只把日子过得像这花一样,红红火火的。

前几日一个傍晚,站在篱笆边看一串 红。心里忽然有所触动,似乎懂了它们的 心事。每一朵小花都微不足道,串在一起, 却能把夏阳燃得滚烫。它们不攀高枝,不 慕虚名,就在低处扎根,向高处生长,用最 热烈的色彩,把平凡的土地装点得活色生 香。这何尝不是一种智慧?不与天争高, 只与地争艳,把每一寸光阴都过成自己的 主场。

暮色漫上来时,一串红的影子被拉得很长。远远望去,像无数支燃烧的火把,在晚风里轻轻摇曳。它们或许永远成不了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,却用自己的方式,把生命的热忱,写满了寻常巷陌。

白露 黎冬 摄

边缘

香樟树下

□ 春风

这是一个寻常的清晨。老亚正在自家小区门口卖早点。一株年轻的香樟树下,撑着一把墨绿色遮阳大伞,伞下是一辆不锈钢小摊车。老亚站在车摊边,身前一边是一只原木木桶,盖着木盖,另一边摆着几排调味小菜,排得整整齐齐。这些小菜,生的熟的,荤的素的,香的辣的,各式各样,竟达十五六种。用老亚自己的话说,这不算多,多的时候有二十来样呢。

顾客陆陆续续,老亚满眼含笑地招呼客人。 "要几个?"一边利索地抽出食品袋,掀开桶盖。随着一股香味扑来,可以瞧见桶里浅酱色的糯米饭,颗颗饱满莹润,泛着珠玉般的光泽,让人禁不住食欲大动。老亚挖了一勺,总会再添一些。小菜也是这样,量足足的,饭团里裹得满满当当。我有些怀疑,她这样卖能赚多少钱?空下来时,老亚跟我说,有得赚的。她算起了账,一天的收入除去菜米钱和秘制酱汁的成本,就是赚的了。她没算做小菜的油盐酱醋,也没计较自己早晚忙碌的工夫,这些,她都自动忽略了。

每天凌晨四五点,老亚就得起床忙碌。将前 一晚浸泡的糯米淘洗干净,上木桶蒸熟,再倒出 来,拌上自己熬制的酱汁,之后倒回木桶继续蒸。 中间等待的空隙,要洗前一天买来的菜(为了菜新 鲜,她选择早上洗),然后做成调味菜,该炒的炒, 该炸的炸。有时还会做些豆浆米汁之类的,特别 是天冷的时候,可以让顾客喝了驱寒暖胃。只是 这样一来,早上更忙了。六点左右,人们开始上班 上学,老亚就摆出了糯米摊。这一站,起码得两个 小时。八点半之前,不管有没有卖完,她得收工, 不能影响道路交通。不过,老亚每天只做一桶,多 数日子基本上能卖完。收工回家,她又要忙一阵 子,清洗用具,准备第二天的食材……"凭自己的 本事赚钱,开心的",老亚说的时候,眼里闪着光, 这是山村里的溪泉水浸润出来的眼睛,清澈灵动, 一眼望得到底。

老亚是从山村里走出来的,是我的同村好友。前年,她从社区退休,拿最基本的养老保险金。当时两个孩子还在求学,丈夫赚钱又辛苦,她在家里坐不住。一次,她在手机上刷到一个抖音,

是学做糯米饭的广告,擅长厨艺的她一见便动了心。在朋友们的支持下,她最终下了决心。

老亚没做过什么买卖,结婚后也一直在家带孩子。幸而前几年在社区做过网格员,接触了各个层面的小区人群,有了跟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的经验,这给了她底气。"卖糯米饭是正当挣钱,有什么好难为情的。"老亚当时这么说。

真把摊摆出来了,老亚终究没有那么坦然。山村人的内敛让她一时做不到毫无顾忌。她用一顶鸭舌帽、一只大口罩遮住了头脸,只露出一双眼睛。压低的帽舌,很少正视客人的眼神,一口流利的普通话,遮起了她的尴尬,也隐藏了她的人身标识。果然,她家楼上的邻居买了她两三个月的糯米饭,竟不知道卖的人是谁。一提起这事,老亚就哈哈大笑,笑出了泪花。

我第一次去看她摆摊时,她一见我,就欢喜地打招呼,一边不顾我拒绝,忙不迭地裹了一大团糯米饭,里面几乎把所有美味的菜馅都加上了,硬塞给我。我要付钱,她瞪了眼:"这样还是好姐妹吗?我差这几块钱吗?"听了这话,我不好再说什么,只得收下了这份沉甸甸的饭团。后来,她告诉我,送几团糯米饭没什么的,她经常会把最后一些糯米饭送给小区的保安或者清洁工,"剩下几团反正拿回去也吃不掉,索性给他们,就当做好事了。"说这话的时候,她显得特别开心,眼睛快眯成一条缝了。

今年七月初,老亚在早点群里突然宣布,要休息两个月,九月份再做了。有人打趣说,自己当老板就是好,想休息就休息。老亚没说什么,似乎默认了。她之前又找了份工作,九点上班,做一天休一天,跟卖糯米饭倒是不冲突,只是我觉得她这样太累了,家人也劝她别做早点了,她总说不要紧,好多顾客记挂着她的糯米饭呢。这次我以为她是人累加上暑热才歇的工,也就没在意。过了些日子,我去看她,才得知她患上了腰疼,卖糯米饭时得用手扶着摊车,实在撑不下去了,才停了摊……

现在,老亚还在吃中药。香樟树下,空荡荡的,正如老家村口的那株老樟树,总像在等候着什么。九月份,老亚还能摆她的糯米饭摊吗?